书人茶话

# “为中华盖楼”：未曾远去的建筑大师们

■ 易 扬

2023年的北京、上海、南京三地，分别以“信步西东”“西行画录”“长春园迹”“旅欧画录”等为主题，开设了多场别开生面的水彩和铅笔画展，画展的主人公并非是某位声名显赫的画家，而是一位近年来才在专业领域之外为人知晓的建筑师，他的名字叫童寓。2023年正值童寓逝世40周年、出版代表作《东南园墅》60周年；北京、上海、南京，正是他求学深造、事业起步、传道授业的三座重要城市，在这里，他结交了梁思成、赵深、陈植、杨廷宝、刘敦桢等一批重要的建筑师，和他们一起营造了那些历久弥新的经典建筑。

《长夜的独行者》
《烽火中的华盖建筑师》
张 琴 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

《梁思成与林徽因：我的父亲与母亲》
梁再冰 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

《一位建筑师，半座南京城》
黎志涛 著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 北 京

2018年，一本名为《长夜的独行者：童寓1963-1983》的传记，意外成为了出版界的“黑马”。这本叙事上近乎白描、语言上极为简练的“小传”，记叙了作为“中国建筑四杰”之一的童寓人生最后20年的光景。在该书第六章《为费慰梅追记梁思成》中，身为作者和童寓孙媳“双重身份”的张琴，讲述了童寓和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三重交集：一是他们结识于北京，早期是清华学堂的同学；二是他们一起留学宾夕法尼亚大学，既是同窗又是舍友；三是他们在东北大学建筑系共事，童寓还曾接替梁思成担任东北大学建筑系主任。

然而，童寓与梁思成的交往，却似乎有些“高开低走”。在人生的上半场，他们是最为亲密的同学和同事，书中讲述了“童寓毫不含糊地表达了对于梁思成一如既往的喜爱”，也引用了梁思成对童寓的激赏，称童寓执教东北大学是“国破家亡、弦歌中辍之时的一线曙光”。而在共同抵御过苦难岁月的侵蚀之后，童寓对梁思成的态度却有些转冷。《长夜的独行者》以影印的形式刊载了一封1950年梁思成写给童寓的书信，在信中，梁思成自称“弟思成”，称童寓为“老童”，已足见关系之亲密；短短一页的书信正文里，邀请童寓北上清华任教的梁思成多次写道：“我企盼你早早的(地)北来”，“我恳求你实践我们在重庆的口约”，“他们(学生)都在切盼”，“我恳切的(地)求你来为母校养育后辈”，“恳切拜上”，言辞至真至诚可见一斑。不过，事情的后续似乎有些令人失望，童寓并未应邀北上，而对于梁思成的来信，童寓如何回复或者是否回复，也已不得而知，但用作者张琴的话来说，那就是“自1950年代起，这两个昔日的同窗好友联系似乎不那么频繁了”。

所谓“联系不那么频繁”，意指的当然不是交恶，我们或许可以认为，是对于时事和社会的不同认知，导致了他们在人生道路上的选择差异，但即便如此，童寓和梁思成的英雄相惜、童家和梁家后人的世代交好，永远都无法轻描。1994年，汉学家费慰梅撰写的《林徽因与梁思成》在美国出版，并于数年后译介到国内，正是这本书，把梁林夫妇从漫无天际的“花边”和“八卦”中解放了出来，还原了他们作为“建筑学家”的本来面目。而此书的顺利面世，也得益于童寓的贡献，“从1980年起，童寓与费慰梅保持着密切的通信联系，以帮助她出版梁思成的遗作，并为她撰写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传记提供了第一手素材”，“(童寓)手术后半年多即去世，在这期间他们(童寓和费慰梅)一直在为出版梁思成的书而频繁沟通”。

此外，梁思成的继配林洙在回忆童寓1982年的清华行时也讲道：“我知道他是梁先生的好朋友，我也很敬重他。”在梁思成之女梁再冰所著的《梁思成与林徽因：我的父亲与母亲》中，每次提及童寓，都尊称“童伯伯”“童寓伯伯”，甚至还附带一串长长的定语“爹爹的好友、他极为欣赏的童寓伯伯”；在该书后记中，梁再冰再次强调童寓是“父母最好的朋友”。而张琴所著的另外一本著作《烽火中的华盖建筑师》的后记中，也留下了童家后人对梁家后人的诚挚谢意：“感谢梁思成等先哲和先贤的亲友，他们使此书的写作充满惊喜和温暖。”

## 上 海

在《长夜的独行者》中记叙了这样一个细节，童寓曾经为自己刻过一枚私章，上面写着“童寓建筑师”；无独有偶，《梁思成与林徽因》中也记录了另一个细节：纵使林徽因有着各种耀眼的光环，但她的墓碑上也只是简单镌刻着“建筑师林徽因”六个字。无论在炮火连天还是和平安定的岁月，“建筑师”都是他们最为珍视的身份。

1933年元旦，同为宾大建筑系留学生的赵深、陈植和童寓，在上海成立华盖建筑事务所。关于“华盖”的理论观点，蒋春倩所著的《华盖建筑事务所1931-1952》引用了陈植的原话：“三人相约摒弃大屋顶”，也正因为此，华盖建筑事务所被建筑界誉为“求新派”。至于“华盖”的命名，《烽火中的华盖建筑师》中也有说明：“一寓意为中国建筑师在中国盖楼；二愿景为在中国顶尖，盖为‘超出、胜出’之意。”除此之外，童寓还有另外一番解释，他认为：“紫禁城内的朝政三大殿，华盖殿是最中心的宫殿。从星象角度来看，华盖意味着高于凡人的成就和才华；在命理来看，系心情恬淡，资质聪颖，有文学才能和艺术才华，但又不免有些孤僻。”

童寓对“华盖”的释义，驰骋于建筑学、星象学、命理学等多个领域，足见其知识的广博。事实上，同时代的中国建筑师们都不只是偏于一域的人才，除了林徽因早已诗名远扬之外，根据《烽火中的华盖建筑师》介绍，梁思成和陈植在求学期间都担任过小号手，陈植还举办过独唱音乐会；岱峻所著的《发现李庄》中记录了莫宗江“写得一手好字”“他的画很有表现力和艺术感”；《长夜的独行者》也写道，“对于西方文学和音乐的爱好几乎贯穿童寓一生”。然而，即便贯通中西、多才多艺，也即便面临过多种多样的人生抉择，他们都始终没有动摇过对建筑事业的绝对热爱，“为中华盖楼”成为他们热忱终身的无悔追求。

经历百年风雨，如今的上海仍然留下了金城大戏院(现黄浦剧场)、浙江兴业银行大楼(现宝龙大酒楼)等诸多由华盖建筑师呕心沥血设计的精品力作，在不少沪上名人的书中，这些伟大建筑师的故事，也在时代和历史的浪涛中得以浮现。陈丹燕的《外滩：影像与传奇》就记叙了记者杨俊和时年已经95岁高龄的陈植，因为1950年代保护汇丰银行壁画的往事而相识的经历。初次见面时陈植正在华东医院住院，在这位“穿着蓝白条子病号服的老人”身上，已经完全看不出当年风华正茂的模样，“握紧助听器”的陈植面对记者的提问，“时不时用手拍打自己的头”，无奈地声称“过去的事情我已经记不得了”。即便是后来已经努力回忆起了那段保护“世纪壁画”的往事，陈植仍然如同几十年前一样淡泊名利，他逃避了电视台的采访，只是留下了一句：“保护壁画不是我一个人的决定，是当时所有有识之士的共同决定，我已经老了，就不再抢镜头了。”在《我要唱到永远》中，曹可凡也借由自己童年少年时期居住的“锦园”，追忆起了锦园当年的建筑师赵深，曹可凡坦言，“近日读到《烽火中的华盖建筑师》一书，得以一窥赵深先生作为一代建筑大师，对中国现代建筑事业所作的贡献。”事实确实如此，若非“建筑可阅读”浪潮的兴起以及有识之士们的挖掘，诸如赵深这样的建筑师以及他们作出的卓越贡献，很可能已经永远遮蔽在了历史的尘埃之中。

## 南 京

1952年，华盖建筑事务所解散，陈植和赵深留在上海继续从事建筑设计工作，只有童寓一人去往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从事建筑教学工作。虽然没有明确的著述出处，但是从童寓的毕生好友杨廷宝、刘敦桢当年都在南京工学院执教，或许可以窥知童寓离沪赴宁的主要原因。

《长夜的独行者》用较大篇幅讲述了童寓晚年与杨廷宝之间的深情厚谊，两位建筑大师的友谊跨越半个多世纪，无论是经历特殊年代的捶打还是声色名利的考验，都始终未曾变质，用作者张琴的话来说，那就是“两位老人的命运似是紧相耦合”，童寓也曾说：“经过解放到现在，我们几乎每天见面。”

1982年，杨廷宝因脑溢血已快进入弥留之际，但他仍然惦记着童寓，甚至还想着要与老朋友转院住到一起；而童寓也是手术放疗一有间隙，就催着儿子用三轮车拉着他去看杨廷宝，两位老人只要见面，就总是“兴奋异常”“长久紧紧握手”。黎志涛所著的《一位建筑师，半座南京城》，以寻访的形式介绍了南京城里杨廷宝设计的现存建筑及其前世今生。值得一提的是，杨廷宝与童寓虽然至交，但书中言及童寓的文字却少之又少，仅有几处也只是一笔带过。其原因想必是晚年的童寓已经完全绝缘于建筑设计工作，并全身心投入到了教学和研究，因此我们在杨廷宝聚光灯下的“建筑活动”中很难寻觅到童寓的身影，但倘若有一部“二老私语录”，那童寓必是其中的重要存在。

童寓最初走入大众视野，还是因为2017年王澍的建筑随笔集《造房子》的“走红”。这位一度被视为乖张另类的世界建筑学最高奖项普利兹克奖获奖建筑师，却在书中用极为谦卑的言语，不厌其烦地引用童寓的造园理念，感佩童寓的为人处世，他认为“童寓先生是真有文人气质和意趣的”，“他几乎代表了近代中国建筑史的一个精神高度”。2018年，由童寓之孙童明重译的《东南园墅》出版，在前言中，作为《东南园墅》最早一批读者的王澍，再次坦陈“《东南园墅》对我的建筑思想的形成影响很大”，并且回顾了在同济大学求学期间与童明的交往旧事。在童寓的三代亲属中，儿辈有电子科学家童诗白和“九叶派”诗人郑敏夫妇、物理学家童林夙、航天专家童林弼，孙辈也有从事电力、通讯、艺术等领域研究的童琅、童文、童蔚等人，但继承童寓建筑设计衣钵的就只有孙子童明了。2021年，童明选择离开执教22年的同济大学，回到祖父童寓曾经任教30余年的东南大学担任特聘教授，这或许可以被视作一种精神和力量的接续，正如《烽火中的华盖建筑师》里所记叙的陈植在听闻别人祝贺他的外孙和童明也选择攻读建筑专业时，所说的那句话：“总得一代胜一代，如果一代不如一代，那还了得！”

三味书屋

# 携带流辉的人

## ——读《文章知己千秋愿》

■ 张玉瑶

第一次听到程千帆、沈祖棻的名字，是十多年前在大学的古代文学课堂上。那位发已斑白的老先生，向我们这些年轻的本科生一一列出参考书目，列到一本程千帆先生的著作时，顺口提及，他的夫人是沈祖棻。怕我们不明白，又转过身去，在黑板上一笔一画地写下了“沈祖棻”三个字。再转过身来，目光中多了一重恭敬。我后来并未专习古代文学，无缘去继续探究那目光中的深意，但这一幕却难忘，并在十几年后看到《文章知己千秋愿：程千帆沈祖棻画传》时骤然被唤醒。封面上，两个20多岁的年轻人笑靥如花，背后是南京玄武湖的春色。真是一对璧人。

画传由两人的独生女程丽则搜集完成。书中，程丽则不呼“父亲”“母亲”抑或全名，而呼“千帆”“祖棻”，庄重中有亲切。本文不妨也遵此例。女儿以一个晚辈的视角，回望着父母和同时代师友的一生遭际，以及将他们波卷其中的时代图景。和那一代许多学人类似，千帆和祖棻分别出生于长沙、苏州的书香门第，自小皆展现出聪敏好学的天资。千帆15岁时赴宁，考入南京金陵中学，后被保送入金陵大学。他化学学得好，原本想念化学系，可惜家贫，交不起100多元的学费，而中文系学费只要50元，便转投了中文系的门，师从黄侃、胡小石、汪辟疆等。说来也巧，祖棻也是“转专业”来的，她原听从家里安排念商学院，但实在兴趣缺缺，一年后转入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方如鱼得水，深得词学大师汪东、吴梅赏识。祖棻中大毕业又入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继续深造，得以与千帆结识。一连串偶然，让两人的结合反倒像个命中注定的必然。千帆小祖棻四岁，是“姐弟恋”，却无比投契，二人在“七七事变”后的逃亡路上结为伉俪。南京，是两人初遇之地，也是兜兜转转后，千帆的终老之地。其间历生离又经死别，数十年茫茫，物非人非，引人长叹。

沈尹默曾赞叹“昔时赵李今程沈”，将程千帆、沈祖棻比为今之赵明诚、李清照，琴瑟和鸣，诗词为心。沈祖棻在时人眼中，确有“今之易安”之共识，她的诗词集名唤《涉江集》，亦让人联想到李清照的南渡——同一条长江，同是经乱世，只不过，沈祖棻是反向的北渡，从苏州、南京渡至湖南、成都、武汉等地，辗转半生。能有佳偶如知己是不幸中万幸，夫妻一唱一和，困厄中聊以慰安。程沈二人专研古体诗词写作及研究，走的是传统旧学一脉，极易被当今之新文学写作研究所遮蔽，回过头看时，却如一束幽幽的光，不似那高标的火焰炽烈，却稳定、恒久，穿透茫茫黑暗，照亮世间与人心一隅。那是他们选择的毕生志业、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也是他们自己抵抗与突破暗夜、保全精神人格“未毁”的方式，来处与归处同在。

夫妻俩诗词俱作得佳妙，尤其是祖棻，常令人诵之难忘。譬如1932年春的习作《浣溪沙》，时年23岁：

芳草年年记胜游，江山依旧豁吟眸，鼓鼙声里思悠悠。

三月莺花谁作赋？一天风絮独登楼，有斜阳处有春愁。

又如1937年冬寄给友人孙望的：

狂歌痛哭正青春，酒有深悲笔有神。

岳麓山前当夜月，流辉曾照乱离人。

前一首，汪东评“后半佳绝，遂近少游”，确有秦观风味。待看到千帆后来笺注，方更深一层意会到一个少女在“九一八”国难后某个春日里的深沉愁绪，这“佳绝”突破了古人景致，更落得真切。后一首，彼时祖棻和千帆正流亡长沙，时常参与孙望作为负责人之一的《抗战日报·诗歌战线》周刊的同人聚会，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读今人作旧诗词，常觉得一层隔，以其往往难承时代精神又脱离古典语境，有“为赋旧词强说愁”之感，而祖棻诗词却无此感，一则固然是她本身离古典时代尚不远，词学功底深厚，二是她真正能拈古典形意传达切身的境况和情感，诗词是日常而非形式，与古人诗言志的传统是一致而非背离的，亦浑然汇入了中国士大夫感时忧国的精神。祖棻意外殁后，千帆为《涉江集》作笺注，最合是解人。他们以隔世的古典对话，完成了所共度的现代生命经验的书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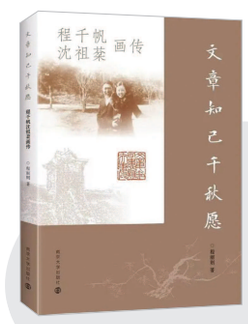
1957年，千帆下放劳动，种菜放牧，远离学术岗位足足20年。夫妻长期分离，祖棻身体病弱，又独自拖幼女，其中苦辛自不待言。1976年，千帆终于获准与妻女团圆。空气回暖，夫妻喜气洋洋买舟东下，赴江南探访劫后尚存的零落知交，孰料返家途中遭遇车祸，祖棻不幸去世。她捱过了最艰难苦恨的岁月，欲曙之时，重圆之日，却溘然而去，思之何等伤神。祖棻走后次年，千帆受南京大学相邀，终又回到金陵故地，燕子去时成双，归来只身孤影，造化弄人，其间况味无限苍凉。他为亡妻前后写下多首悼亡诗词，“相思已是无肠断，夜夜青山响杜鹃”，颇有苏轼《江城子》之意。然而又如他所言，“痛惜和怀念祖棻，不独私情耳”——很喜欢这话，千帆悼念祖棻，不仅是她作为良妻益友，更是因为她独立的人品才华，“窈窕词仙去不还”，她的逝去是之于广大世间的损失，是最后的古典之光从此在世上泯灭。在千帆的迫切努力下，祖棻的《涉江集》及其他遗著一一面世，为让她不被历史淹没，为后人能继续记得这位“词仙”。20余年后，2000年，千帆去世。他替她看到新的世纪的第一缕光。

丽则作为两人唯一的女儿，从她眼中记叙去，巍巍学者形象之外，我们亦屡屡窥见千帆祖棻为人父母的、私人的侧面。祖棻生丽则时已39岁，即便在晚婚晚育的当今也是大龄产妇，生产不顺，接生的庸医误把一块纱布缝留在腹腔内，后来经过数次大小手术才取出，给祖棻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伤痛自是不堪，某个意义上，却把母女更深刻地绾结在了一起。夫妻俩疼爱这个来之不易的独女，从“诗人之赋丽以则”(扬雄语)一句中给她起了好名字。可惜时代所限，“少小识字追白傅”的丽则未能像父母一样入大学深造，而只能顺应大潮投身生产和婚姻。也不似父母晚育，丽则的孩子来得却早，大女儿小名也叫早早。千帆祖棻又把爱从女儿贯通到外孙女身上。画传里有一张祖棻抱着早早的照片，满眼是疼爱，笑纹里都是慈祥，如同每一个普通的外祖母。而当然又不普通——1976年，祖棻专为年方两岁的早早写了一首《早早诗》，长诗凡920言，充满童趣，“倒罐更翻篮，到处觅梨枣”“移凳伏书桌，画鱼又画鸟”，种种细节活泼泼入目，引人莞尔，可见祖棻平日对外孙女有多么细致入微的观察，多么静水流深的爱。唯在末了，她喟然，“儿勿学家家，无能性复痴。词赋工何益，老大徒伤悲……儿生逢盛世，岂复学章句。书足记姓名，理必辨是非”。温慈中含着无奈，与东坡“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有同工。

千帆祖棻平生绝大多数时间都执教鞭，“门下门生尽有文”。尤其是程千帆重回南京大学后，更是桃李芬芳，指导的多位博士、硕士，如今已是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砥柱人物。尤其是首批招收的研究生莫砺锋，经苦读成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位文学博士(当年曾有300多师生来观看他的博论答辩现场)，现在早已接过老师衣钵，成为新的重镇。还意外在书中一张答辩照片中偶遇年轻时的景凯旋老师，景凯旋涉猎宽广，前两年出的《再见那闪耀的群星：唐诗二十家》颇受好评，这才知道他原来也是程千帆的学生，且是亲自参与教学指导的最后一批硕士之一。那是1986年，千帆已73岁。传道、授业、解惑，千帆还有早逝的祖棻，在自我抒写之外，向外传递发散，完成了一生的社会使命。

作为从传统中国过渡至现代中国的一代人，他们承上启下，以己身之力，系住了古典诗意的一环，令其不至在半个多世纪的风雨中离散、中断。粗略化用祖棻诗句，“唐宋当夜月，依旧照今人”——他们便是那携带流辉的人。某种意义上，也是最后的一代人。

微斯人矣。




《文章知己千秋愿：程千帆沈祖棻画传》
程丽则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好书过眼

# 她是莫泊桑生命中唯一的玫瑰

■ 范行军

玛丽娅·巴什基尔采娃，芳名在《第二性》和《金蔷薇》里都出现过，茨维塔耶娃以她为偶像，英国前首相格莱斯顿称赞其日记是“留给人类文学事业的财富”，而她与莫泊桑的书信故事被拍成电影《莫泊桑情事》热映，但很多人还是会问：玛丽娅·巴什基尔采娃是谁？

她是天才的艺术家，于1860年出生于俄罗斯帝国治下的乌克兰，故乡在波尔塔瓦，是果戈理的老乡。她出生贵族，童年时就跟着母亲游遍欧洲。她博览群书，书房里有各种语言的书籍：法语、意大利语、英语、德语，以及拉丁语，甚至还有希腊语。她美丽浪漫，多才多艺：17岁学画，20岁处女作登上法国艺术沙龙；24岁香消玉殒，三年后，她的日记法语版出版，又三年，英文版面世，令无数读者捧读。

如今，她的日记《渴望荣耀》(后附她与莫泊桑的往来书信)汉语首版经典再现：大开本，精装，163幅插图，绚烂图画对应凄美人生，仿佛其生命的写照。诚如她所说：“人生所有的事情，都环环相扣，紧密相关，互为铺垫。”所以，她的渴望，她的虔诚，她的心机、美德以及快乐和悲伤，她爱恋背后无法“删去”的情欲，她对艺术的苦苦追求，她与莫泊桑通信时的“戏耍”，她的时而女王时而奴仆，她那愤慨不公、抗争命运而又撕裂啜泣的内心独白，都是短暂生命的一次次顽强怒放。

日记展现了玛丽娅·巴什基尔采娃的很多面，而她与莫泊桑的通信则展示了其智慧的、幽默的、有点恶作剧的一面。

1884年，她生命的最后一年，绘画《见面》成为其艺术生涯的巅峰之作。同年，莫泊桑出版了长篇小说《漂亮朋友》，发表了《项链》，38岁的作家志得意满。这年春天，她给他写了第一封匿名信。

“一年以来，一直有给您写信的冲动”，显然，她是精心谋划，貌似少女端庄，又暗藏挑逗意味：“您年轻有为，至今未婚。但我提醒您，我可是魅力无穷啊。”莫泊桑倒显老派，戒心十足，“让我们像有理性的人那样谈一下吧”，故意回信潦草，多处涂改，可谓态度极不端正。她的回信犹抱琵琶半遮面：“我只能给予这样模糊的描述，比如金发，中等身材……至于道德……我的外表就足够值得夸耀的了，您不久就会知道的，我住在马赛。”更针对他回信的傲慢加以讽刺：“请原谅信上的污渍和涂改，但我已经抄写三遍了。”

这下，莫泊桑看出了来者不善，但也好奇：对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用文学笔法试探，诱她上当，诸如：您使用什么香水？您是美食家吗？您的眼睛的颜色？等等，最后忍耐不住：“夫人，亲吻您的手。”随后告知住址：戛纳，赫当路1号。

第三封信，她随机应变，大谈艺术和文学，随口甩出诸多名人：乔治·桑、福楼拜、巴尔扎克，还有孟德斯鸠。接着笔锋一转，干脆讽刺起对方来，“大腹便便，穿着材质粗糙的短马甲，最后一颗扣子都扣不上了”，然后欲擒故纵，“您不是我要寻找的那个人”，却又透露自己使用的香水是有品位的，吃货，耳朵小巧，眼睛灰色，是音乐家，云云。

这封信，彻底让小说家晕菜了。他搞不懂对手到底是热情如火的美少女，还是才华横溢的韶华贵妇，抑或装腔作势的老学究。回信愈发谨慎，也更无趣，不过倒也坦诚，表明为何谨慎：“您认为我怎样？身处一群戴着面具的人中间，我自己也戴上了面具。真是可怕！”

她应该是被莫泊桑的“面具”触动了，说了些实话：“那么，再见！如果您希望的话，我想原谅您，因为我病了，而且得的不治之症，我为自己感到遗憾，为所有人感到遗憾，为您感到遗憾……”女孩可能也觉得无趣了吧，心灰意冷，最后说：“好吧，好吧，我们之间的一切都结束了，我要忘记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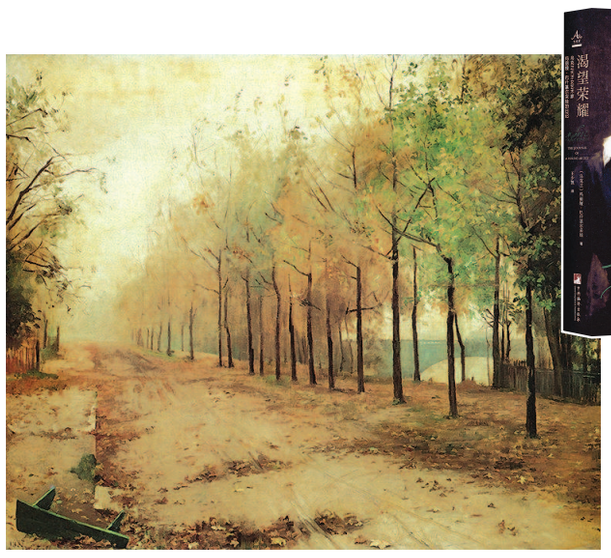
遗憾的是，她给莫泊桑的信都没有标注时间，无法看到她写信时的真实状况：病情的、心理的。但从莫泊桑的一封回信写于1884年4月3日，可以看出那个前后，她的身体和心情都十分糟糕。3月31日她在日记中写道：“我不再画画了，一切都结束了。”她在一处古老的花园里创作《春天》，不如意，很折磨人。再有就是《见面》能不能获奖搅得她心神不安，夜夜难眠。

而在莫泊桑这一边，他看到她要抽身而退了，如梦初醒，“您所表现出的烦恼、直率、纯真和魅力，深深地打动了我……信中流露出的善良，还夹杂着恼怒，惹人怜爱。还有什么比这种真情流露更珍贵的呢？”显然，他判定写信的应该是一个红颜知己，他渴望见面，“面对面的交谈，即使只有五分钟的时间，也比写十年的信更能了解一个人”，最后，他再次“亲吻您的手，夫人”，并写上住址：都隆街83号。

可是，他再也没有收到这位“夫人”的来信。

造化弄人，日后，当莫泊桑得知写信的人就是玛丽娅·巴什基尔采娃后，前往她的墓地致祭：“这是我生命中唯一的玫瑰，我用以撒满的道路是这样的灿烂和短促。”说不尽的悲伤与遗憾，都在这句短语中了。

最后，还是用玛丽娅·巴什基尔采娃14岁时说的话作为尾声吧：“生命如此短暂，要尽可能开心大笑。”



《渴望荣耀》
[乌克兰]玛丽娅·巴什基尔采娃 著
王少凯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玛丽娅·巴什基尔采娃所作布面油画《秋天》，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俄罗斯国家博物馆。右图封面是其自画像。